

從馬漢到柯白：中共海軍發展 「印度洋戰略」的探索

From Mahan to Corbett: An Inquiry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aval Strategy in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作者：古納拉特納 (Rohan Gunaratna) 教授、阿馬拉辛赫 (Punsara Amarasinghe) 博士

譯者：翟文中先生

本文取材自美國空軍大學《印太事務雙月刊》(Journal of Indo-Pacific Affairs) 2024年5至6月號；經該刊同意後轉譯。

提 要：

- 一、中共海軍運用著名海權學者馬漢與柯白的戰略理論，形塑發展中的印度洋海軍準則與兵力態勢；而共軍印度洋戰略的核心概念，向上溯源可看到馬漢對海權與海上優勢的重視，及柯白強調的關於海洋交通線與平衡海上力量及陸地能力。
- 二、印度洋係中共能源航道必經重要水域，對其經濟發展與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為鞏固其在印度洋水域的地緣政治利益，共軍透過取得港口與建立安全夥伴等途徑，擴大在印度洋關鍵「海洋扼制點」(Maritime Chokepoints)與「群島島鏈」(Archipelagic Chains)的軍力展示。
- 三、隨著中共堅定地在印度洋水域進行持續性實力展示，加上組建航艦編隊作戰兵力，以及要求發展「兩洋海軍」的呼籲，其在印度洋的地緣政治態勢已日趨有利，這對美國及其盟邦在此區域的利益形成挑戰，未來美、「中」兩國在印度洋的對抗將更形尖銳。

關鍵詞：馬漢、柯白、中共海軍、中共海軍印度洋戰略

壹、前言

數十年來，中國共產黨將鄧小平的著名口號「中共和平崛起」(譯者註：此用語始於胡錦濤而非鄧小平)，做為其在國際外交最重要的宣示，從而欺瞞了許多國際關係的專家；然而，北京當局近來表現

的強力擴張主義政策，反駁了西方國際學者附和中共宣傳的主張，同時終結對「中共和平崛起」的錯誤看法。明顯地，中共當前的擴張野心受到其海軍戰略的良好掩藏，而其長期戰略運作係朝向擴張海軍的道路前進。中共對海軍優勢的重要性認識深刻，認為這是反制美國在印度洋力量日



圖一：美國「福特號」(圖左)及中共「福建號」航艦(圖右)。

資料來源：參考夏雨，〈美福特號航母為何令中共福建艦難望項背〉，大紀元，2024年6月17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24/6/13/n14269868.htm>；許楨，〈福建艦戰術戰略意義重大〉，《亞洲週刊》(香港)，2024年5月13日，2024年19期，<https://www.yzzk.com/article/details/新思維及其他專欄/2024-19/1715139026265/福建艦戰術戰略意義重大/名家博客/許楨>，檢索日期：2025年2月20日，作者彙整製圖。

漸削弱的不可或缺因素；在此背景下，吾人必須對中共海軍的「印度洋戰略」進行深入的分析探索。

印度洋的重要性不僅僅在於其係一大片水域，它更呈現了印度與中國的文明遺緒，以及其他國家眾多的歷史足跡。做為一個決定性因素具有的長期價值，印度洋將轉變成為一個「遊戲規則改變者」(game-changer)。著名地緣戰略學者史派克曼(John Spykman)提出的「邊緣地帶理論」(Rimland theory)為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心臟地帶概念」(Heartland concept)背書，也都強調印度洋在廿一世紀的重要性。¹

作者撰文目的有三，首先，將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的海權概念與中共支持經濟繁榮的戰略進行類比，以對共軍巨大軍事能力做出強調說明，並針對中共著重挑戰美國在印度洋與南太平洋海上優勢的航艦計畫進行探討。2023年9月，中共海軍首艘國產航艦「福建號」下水，這是中共尋求將兵力投射至遠洋的一個里程碑，該艦可攜行一個完整的艦載機隊，其技術水平與美國海軍現役最先進的「福特號」(USS Gerald Ford CVN-78)航艦相埒(如圖一)。²儘管中共海軍當前的航艦數量落後美國海軍，總數4艘(含建造中一艘)的航艦不及美國海軍艦隊規模龐大，但是

註1：John Spykman, *Geography of the Peace*(Hamden, CT:Archeon Books, 1944)；曾俊傑、羅振瑜，〈由攻勢現實主義視角析論美國對中共「一帶一路」之制衡〉，《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4卷，第3期，2020年6月1日，頁45-48。

註2：John Happer, "Eagle vs Dragon: How the U.S. and Chinese Navies Stack Up," *National Defense* 104, no.796(2020), p.26, <https://www.jstor.org/>，檢索日期：2025年3月12日。

北京積極努力期望在2030年代再取得4至6艘航艦，這項努力旨在將中共海軍建立成一支世界一流海軍，用以挑戰美國無所不在的海上優勢。

其次，當中共海軍穩定地進行現代化計畫之際，本文將論述其已將重點擴展至印度洋區域。作者運用馬漢與柯白(Julian Corbett)兩位戰略家的理論概念，探討中共海軍發展印度洋艦隊的可能性，以及北京渴望利用的地緣政治戰略。最後，將對中共海軍「印度洋戰略」的深層根源進行探討，由於其已與中共成為全球新興製造中心的經濟野心，以及由中東與非洲進口原油面對的挑戰密不可分。本研究得出的最重要結論顯示，印度洋現已成為全球大國地緣政治糾纏的重心；此外，作者亦對中共戰略思想受馬漢與柯白的影響進行一定程度評估。

貳、馬漢與柯白對中共海軍戰略的影響

一、馬漢海軍戰略思想概述

馬漢(1840-1914)與柯白(1854-1922)係海軍作戰領域兩位截然不同的戰略家，儘管兩人的戰略思想存有極大差異；但不可否認的，兩人對海軍戰略均做出巨大的貢獻。做為一位海軍歷史學家的馬漢認為

，由於缺乏嚴格的機制在混亂中維護全球秩序，無政府狀態遂成為國際關係的重要特徵。馬漢主張建立強大軍備用來對潛在衝突進行嚇阻，³他亦強調大國「等級制度」(hierarchy)的重要性；尤以商業國家為然，主因係國際貿易產生的巨大財富使此等國家擁有關鍵性角色。他對19世紀英國或「不列顛和平」(Pax Britannica)闡釋時，強調英國的政治優勢係建立在無可挑戰的貿易國家與海軍強權之上。⁴他的戰略思想著重將國家的外交政策與海軍武力進行連結，強調任何尋求擴張的大國皆必須建立強大的戰艦與艦隊。⁵

二、柯白海軍戰略思想概述

(一)與馬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英國海軍歷史學家柯白的努力與馬漢的開創性著作出現嚴重分歧；柯白對海軍戰略思想的主要貢獻係其傳世之作《海洋戰略的若干原則》(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該書對海軍作戰的客觀本質進行了分析，而非專注海軍優勢，他認為海戰的目標是取得制海或阻止敵人制海；而馬漢強調透過與敵人的決定性海戰獲致澈底勝利。不同於馬漢的主張，柯白認為須針對大國發展獨特的戰略，包括擬定一套有效的海洋戰略。⁶

(二)柯白的觀點係將制海與控制海上

註3：Alfred Thayer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890; reprint,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87)。

註4：同註3，頁189。

註5：Alfred Thayer Mahan, *Mahan on Naval Warfare*(London: Dover Publications, 1906)。

註6：Julian S. Corbett, *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Portsmouth: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11)。

交通線同等看待，不論其出於商業還是軍事目的。他借鑑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軍事理論，將海洋戰略整合為一個用以支援或阻撓外交作為的機制。⁷柯白承認海權的侷限性，尤以面對陸上大國為然，其主張應在海權與陸權間保持適當的平衡，以因應強大敵國。他的分析來自19世紀英國的經驗，其將海權與海上交通線的概念融合，俾在「拿破崙戰爭」(Napoleonic Wars)中確保英國有利態勢。馬漢對透過強大艦隊取得海上優勢的重要性大肆頌揚，柯白則對毋須海戰取得海上交通線的概念推崇不已，同時強調海軍展示施加持續壓力的重要性，此即「存在艦隊」(Fleet in Being)概念，並可做為形成戰略影響力的手段。⁸

三、中共對馬漢與柯白戰略思想的運用

(一)中共運用馬漢與柯白理論的動機，主要源自深植於北京當局追求成為超級強國的野心。馬漢在19世紀提出「海權」(sea power)概念時，當時美國尚處於參與全球事務的早期階段，其著名的「海權」理論為美國提供一個靈感，強調在世界舞台發揮重大影響前，必須取得海洋優勢

。此概念引發當時美國領袖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等人的強烈共鳴，他們當時就試圖將美國提升至全球強權的地位。相類似的，中共戰略思維已接納馬漢的原則，承認海上力量在追求更寬廣地緣政治目標時的樞紐角色。學者霍姆斯(James Holmes)與吉原俊井(Toshi Yoshihara)在合著的《馬漢對中共海軍戰略的影響》(The Influence of Mahan upon Chinese Maritime Strategy)一書中，即曾對中共採用「馬漢主義」原則的細節進行全面性分析。⁹

(二)20世紀末期，隨著中共經濟高度成長，其對海權的興趣亦達於頂峰。馬漢雖創造「海權」這個用語，惟未對其進行精確定義。他將海權視為一個多面向的系統，包括民間與軍事上各種不同型式的海洋利用。他強調海洋經濟的重要性，尤其是海洋貿易，並認為海權可大幅地增長國家的財富與權力；英國歷史學家蘭伯特(Andrew Lambert)就指出，馬漢運用「海權」來探討海洋的戰略運用，這與成為一個「海權國家」(seapower)的傳統概念明顯地存有不同。¹⁰

(三)美國智庫學者卡普蘭(Robert Ka-

註7：Julian S. Corbett, *The Spectre of Navalism*(London: Darling & Son, 1915)。

註8：同註6，頁234。「拿破崙戰爭」指1803至1815年一系列龐大的全球性衝突，由拿破崙一世領導的法蘭西帝國和其從屬國與「反法同盟」爆發的數場對抗。

註9：James Holmes and Toshi Yoshihara, "The Influence of Mahan upon China's Maritime Strategy," *Comparative Strategy* 24, no.1(2005): pp.23-51, <https://doi.org/>，檢索日期：2025年3月18日。

註10：Andrew Lambert, *Seapower States: Maritime Culture, Continental Empires and the Conflict that Made the Modern World*(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https://doi.org/>，檢索日期：2025年3月30日。

plan)在其著作《季風：印度洋與美國權力未來》(Monsoo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中斷言，中共在海軍戰略考量上已快速地轉向馬漢。¹¹從歷史角度觀察，中國在「二戰」前模仿日本帝國作戰方式，這肇因於滿清時期的軍事顧問試圖從日本海軍的發展取得若干見解，即令日本海軍思想被認為明顯地不足；然隨著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展，中共戰略思想為馬漢強調完全制海的概念所吸引，「中」方政策制定者將其與商業繁榮巧妙結合，其中蔣士良將軍在2004年發表的論文中就強調，控制「戰略通道」的正當性。¹²

(四)值得注意的，此戰略思想微妙較「一帶一路」倡議提出早了10年，當時北京在南海問題的論述僅呈現了些許敵意。¹³「中」方軍事思想家經常運用「馬漢主義」(Mahanian principles)的原則，支持中共取得支配地位；而北京對「第一島鏈」中間位置的臺灣採取強硬立場即為明證。事實上，中共對臺灣主權聲索的看法似乎受到馬漢的影響，北京認為擁有臺灣即

可直接進入太平洋。當前共軍運用馬漢理論早已超越口語階段，其對中共海軍的組織重整具有重大意涵。馬漢的精神引發中共當代眾多海軍戰略學者的強烈共鳴，由於國家擁有綿長的海岸線，當中許多人遂將中國大陸描述成一個海洋國家。中共海軍上將劉華清提出的「近海防禦」戰略，重點置於在有限時間內保有海洋控制，範圍涵蓋海岸外數百英里的水域。¹⁴

(五)中共海軍擁有早於歐洲海洋冒險的豐富歷史遺緒，15世紀明朝船隊的遠征行動令人敬畏，當中最令人關注的係中國文化的向外擴展。¹⁵這項海軍遠征受到中國凌駕他國優越性的信念支撐，一旦中國海外展示受到挑戰時，立即訴諸武力做為適當回應。例如15世紀時，明朝與科提王國(Kotte Kingdom)¹⁶間存在著長期衝突，在該國統治者被俘後達於頂峰，彰顯明朝統治者長期抱持的「中國天朝」概念；¹⁷然而，在明朝皇帝下令撤除艦隊後，中國曾經的海軍強國地位遂走向黯淡，這也標誌著中國海軍傳統的終結。皇帝選擇停止海上遠征，可能出自其持有的儒家世界觀

註11：Robert Kaplan, Monsoo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 Vintage, 2010)。

註12：蔣士良，〈再論制交通權〉，《中國軍事科學》(北京市)，2002年第5期，頁106-114。

註13：《2004年中國的國防》，參見<https://china.usc.edu/>，檢索日期：2025年3月13日。

註14：吳勝利、胡彥林，〈鍛造適應我軍歷史使命要求的強大人民海軍〉，《求是》(北京市)，2007年第14期，頁33-35。

註15：Bruce A. Ellema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hinese Navy: Special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Ithaca, NY: Anthem Press, 2019)。

註16：科提王國係一個著名的政治實體，14至16世紀間存於當前的斯里蘭卡(Sri Lanka)。該王國14世紀時於可倫坡(Colombo)附近建立，並於波羅迦羅摩巴忽六世(Parakramabahu VI)統治時達到高峰，其以中央集權、戰略貿易位置與文化贊助等特色聞名於世。

註17：Punsara Amarasinghe, "Return of Admiral Zheng He's Policy to Current Chinese Maritime Ambitions in Indian Ocean: The Case of Sri Lanka," The Geopolitics, 4 March 2023, <https://thegeopolitics.com/>，檢索日期：2025年3月13日。



圖二：印度洋地理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王臻明，〈從印度洋歷史的角度來看「一帶一路」〉，vocus，2024年10月19日，<https://vocus.cc/article/5bc94e7afd8978000150a4d7>，檢索日期：2025年3月14日。

，他對航海與商業均抱持著強烈的敵意；而中國自印度洋撤出，卻為16世紀歐洲列強的殖民冒險開啟了大門。¹⁸

(六)中共對發展以印度洋為中心的海軍戰略重新展現高度興趣，係其在20世紀末工業快速成長的具體反映，這種發展凸顯擴展海上航線做為戰略通道的重要性(如圖二)。中共海軍從毛澤東時代的「海岸防禦」軍種轉變成為20世紀末一支發展成熟的海軍，這與中共建政來面臨的挑戰息息相關。1950年代，中共海軍的準則完全模仿自蘇聯海軍，關注的僅係小規模戰

鬥；¹⁹1960年代初期，「中」、蘇關係出現嚴重裂痕，讓中共海軍戰略發展進入一個嶄新階段。海軍司令員蕭勁光上將在向毛澤東提交的報告中主張，海軍必須建立一個強固作戰體系，這份報告立即獲得領導人的背書。1977年1月24日，共軍「SS-252號」潛艦成功地在西太平洋完成演訓，航程超過3,300浬，²⁰這起關鍵事件也改變了中共海軍既有的海岸防禦印象，為其日後遠洋演訓奠定基礎。

(七)中共海軍「藍水戰略」(blue-water strategy)的出現，主要受到劉華清上將的影響，其在1982年接任司令員後即開始進行各項改革。他在提交中共「中央委員會」的一份概念文件中主張，資本主義的發展與「航海的昌盛」、「新航線的開闢」及「新大陸的發現」這三項因素錯綜複雜地連結在一起。根據他的說法，世界文明的重心已從東方移轉至西方，其後移轉至美國。²¹

在對馬漢戰略思想如何形塑共軍發展進行評估時，應將鄧小平上台後發生的巨大移轉，以及隨後戰略思想出現的改變等環境背景納入考量。馬漢從較寬廣面向歸

註18：Lo Jung-pang, "The Decline of the Early Ming Navy," *Oriens Extramus* 5, no.2(1958), pp.49-68, <https://www.jstor.org/>，檢索日期：2025年3月13日。

註19：Bruce A. Elleman, "China's New 'Imperial' Navy,"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55, no.3(Summer 2002): pp.143-54, <https://www.jstor.org/>，檢索日期：2025年3月14日。

註20：Rocco M. Paone, "The New Chinese Navy," *American Intelligence Journal* 7, no.3(January 1986): pp.5-16, <https://www.jstor.org/>，檢索日期：2025年3月13日。

註21：Eryan Ramadhani, "China in the Indian Ocean Region:The Confined 'Fat Seas Operations' ," *India Quarterly* 71, no.2(June 2015), pp.146-59, <https://www.jstor.org/>，檢索日期：2025年3月13日。

納出海洋強權崛起的關鍵因素，包括地理位置、自然結構、領土大小、人口數量與國民性格；而中共努力地將這些因素結合，使其成為海洋強國的合適候選者。馬漢原則持續對中共海軍戰略的形塑產生深遠影響，特別是「印度洋戰略」。2004年，在一場「海線安全座談會」(Sea Lane Security Symposium)上，海軍上將王在邦(音譯)就提及，馬漢的海軍戰略係強化未來中共海軍力量的一個激勵指南(inspirational guide)。²²

參、中共與印度洋的相遇

一、中共鞏固在印度洋的戰略態勢

(一)為因應未來挑戰並取得海洋優勢，中共海軍正大規模地提升其作戰能力，其對海洋野心最顯著面向，係積極擴大航艦作戰能力，首艘國產航艦「福建號」的推出就是最好證明。印度洋對中共至關重要，因其在石油進口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中」方戰略學者曾信凱曾強調，中共的脆弱性來自高度仰賴由他國進口能源；²³此外，中共「一帶一路」倡議強調印度洋對北京決策者的戰略重要性。共軍「印度洋戰略」得以鞏固的根本原因，可上溯至胡錦濤主政時提出的「麻六甲困局」，



圖三：中共海軍艦艇編隊訪問斯里蘭卡可倫坡港

說明：2024年8月，中共海軍「071型」綜合登陸艦「五指山號(987)」、「祁連山號(985)」與「052D型」飛彈驅逐艦「合肥號(174)」抵達斯里蘭卡進行訪問。編隊泊港期間兩國海軍官兵進行作業交流、聯合演訓與文化聯誼等活動。

資料來源：〈中國海軍艦艇編隊停靠斯里蘭卡〉，華夏經緯，2024年8月29日，<https://big5.huaxia.com/c/2024/08/29/1956327.shtml>，檢索日期：2025年3月14日。

這來自於中共對其石油輸入脆弱性的高度關切，因為敵國可藉封鎖狹窄水道，影響

註22：Seth Cropsey and Arthur Milikh, "Mahan's Naval Strategy: China Learned It. Will America Forget It?," World Affairs 174, no.6(March-April 2012): pp.85-92, <https://www.jstor.org/>，檢索日期：2025年3月14日。

註23：曾信凱，〈中國「印度洋困境」中的美國因素〉，《南亞研究》(北京市)，2012年第2期，2012年7月6日，<https://over-sea.cnki.net/>，檢索日期：2025年3月18日。



圖四：中共海軍「長白山艦」靠泊吉布地後勤保障基地

說明：2022年8月，中共海軍「071型」綜合登陸艦-「長白山號(989)」停泊吉布地新建碼頭，該艦滿載排水量25,000餘噸，此舉引發國際社會高度關注。

資料來源：樂樂，〈罕見！中國海軍25000噸巨艦停靠海外基地，航母未來也要進駐嗎？〉，搜狐，2022年8月22日，https://www.sohu.com/a/578889793_120542825，檢索日期：2025年3月14日。

國家能源供給。²⁴

(二)中共也以日漸重視並強化印度洋的軍力展示做回應，態度由漠不關心轉為積極主動。1999年，中共海軍沒有派遣任何艦船至印度洋進行港口訪問；但在2010年後，卻一改以往的作法，每年均派艦至印度洋進行港口訪問(如圖三)。近年，「中」方海軍「636型」海洋綜合調查船-「鄧稼先號」(原命名海洋二十四號)靠泊斯里蘭卡可倫坡港(Colombo Port)，這是中共海軍在印度洋持續展示的一個例證，而斯里蘭卡這般的小國則被迫捲入成為中共

的一個棋子。「中」方在印度洋日增的海軍展示可視為一種獨特外交拓展，中共也是唯一在印度洋沿岸六個國家均設有大使館的國家。²⁵

二、中共海軍「印度洋戰略」的形塑

(一)運用馬漢有效的戰略，中共海軍默默地發展「印度洋戰略」，學者霍姆斯斷言，中共海軍必將進入南亞，用以保護該區域的航運通道以及其他地緣政治利益；即令如此，當中共艦隊在印度洋建立海軍展示時，將會發現自己遠離中國大陸海岸，這些水域多數超過其攻船彈道導彈、柴電潛艦與導彈快艇的射程與航程。「要塞艦隊」(fortress-fleet)的邏輯對北京並無用處，它只能延伸展示至其攻船導彈所能企及距離。²⁶

(二)顯然地，中共不斷改進其海軍戰略用以捍衛經濟利益，作法係強化從西太平洋至北印度洋的海軍力量，地理跨度也由中東、非洲海岸至麻六甲海峽。就此觀之，中共透過仿效美國「兩洋艦隊」(two-ocean fleet)戰略，鞏固其在印度洋的戰略態勢，美國即藉此戰略成功地躋身全球強國。如霍姆斯所論，美國的「兩洋艦隊」植基於馬漢概念，其亦曾建議華

註24：Junaid Ashraf, "String of Pearls and China's Emerging Strategic Culture," *Strategic Studies* 37, no.4(Winter 2007): pp.166-81, <https://www.jstor.org/>，檢索日期：2025年3月14日。

註25：Christopher Colley, "A Future Chinese Indian Ocean Fleet?," *War on the Rocks*, 2 April 2021, <https://warontherocks.com/>，檢索日期：2025年3月14日。

註26：James R. Holmes, "A 'Fortress Fleet' for China," *Whitehead Journal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1, no.2(Summer 2010), p.126, <https://ciaotest.cc.columbia.edu/>，檢索日期：2025年3月14日。

府將海軍戰略設定在「一強標準」(one-power standard)；馬漢係從英國的輝煌戰績中汲取靈感，並對英國軍力進行分析，這是英國戰勝法國與西班牙的決定性因素。

(三)中共學者胡波也主張發展「兩洋海軍」戰略，組建太平洋與印度洋艦隊；²⁷他表示，建立的印度洋艦隊可積極保護中共商船安全通過這個水域。此外，在吉布地(Djibouti)建立首個海外軍事基地，係評估其在印度洋長期野心的一個重要因素。「中」方在吉布地基地擁有長達300公尺的碼頭泊位，其可用來停泊大型艦船，這是中共海軍推動「印度洋戰略」的一個具體指標(如圖四)。吉布地基地2017年竣工使用後，同樣進行了大規模建設；專家指出，共軍在此建造一個地下電子與網路安全設施，雖然對外僅宣稱該處只是一個後勤或支援基地，惟實際上已反映北京方面深具野心的戰略意圖。

(四)就戰略觀點言，中共已精心設計了各種不同戰術，用以強化其在印度洋的海軍展示。「珍珠鍊」(String of Pearls)可做為北京戰略目標的一個標誌(如圖五)，此戰略概念係在瀕印度洋國家戰略性的建立港口，用以抵消印度的影響

力；此外，「中」方在「一帶一路」倡議掩飾下進行海軍發展，凸顯其對印度周邊地區戰略價值的高度關切。位於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Gwadar Port)、吉布地的基地設施與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Hambantota)等皆屬戰略要地；中共也僅表示渠等係理想的供應與支援港口；尤有甚者，中共就以「一帶一路」為藉口，做為有效反制美國與印度對中共戰略遏阻的另一堡壘。

肆、海洋控制與經濟野心

一、中共在印度洋的野心與北京的經濟目標緊密切結合，即在2049年時最大程度地達成經濟繁榮與民族復興，這項渴望在2012年的中國共產黨會議上描述要點，習近平更滿懷樂觀地將其稱為「新時代的繁榮發展」。²⁸中共透過「一帶一路」倡議在實現長期戰略願景上取得重大進展，該倡議為習近平於2013年時提出，係中國歷史性絲路遺緒的復活。即令如此，中共仍存在著「麻六甲困境」，海軍無法對通過此區域的船舶提供全面性保護，這對其整體安全構成嚴重的挑戰。北京對此困境的解決方案，則是強調需要確保「中」方船舶安全地通過該海峽；另一較嚴苛選項則是，中共可找尋一條完全繞過麻六甲海

註27：Hu Bo, *Chinese Maritime Power in the 21st Century: Strategic Planning, Policy and Predictions*, trans. Zhang Yanpei, ed. Geofrey Till(London: Routledge, 2020), p.128。

註28：Feng Zhang, "The Xi Jinping Doctrine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ia Policy*, 14, no.3(July 2019): pp.7-24, <https://www.jstor.org/>，檢索日期：2025年3月14日。



圖五：中共印度洋「珍珠鍊戰略」示意圖

資料來源：參考“‘Sea-Based’ PLA Navy May Not Need ‘String of Pearls,’” ,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Maritime Security, August 12, 2015, <https://cimsec.org/sea-based-pla-navy-may-not-need-string-pearls/>，檢索日期：2025年3月14日，由作者彙整製圖。

峽的替代性海上通道。「中」方對印度洋水域的高度關切，除來自對海軍航路的憂慮外，亦來自對該地區在中共能源運輸重要性的認知。

二、若說麻六甲海峽係中共的「阿基里斯腱」(Achilles heel，指致命性弱點)，那麼「印度洋戰略」就是其最後手段的說法絕非誇大其詞。為實現此目標，中共試圖運用可操控的各種戰術，並在印度洋區域的脆弱國家穩定地擴大影響力，相關國家包括孟加拉、斯里蘭卡與巴基斯坦。這些國家在後殖民時代的背景下，正積

極解決地方腐敗、裙帶關係與易受外部威脅等問題；值得注意的，這些國家都是中共「一帶一路」倡議的夥伴，他們接收來自中共實質的大量協助。由於中共「兩洋政策」關注的是印度洋與太平洋，兩者對其海洋野心都相當地重要。由於美國及其盟邦的存在，讓北京在太平洋區域正面臨巨大挑戰；而在印度洋區域，權力真空與脆弱的安全架構，為中共的擴大展示提供絕佳機會，中共亦將與南亞內部不穩定國家間建立連結，俾進一步地促進其利益。

三、中共已取得漢班托塔港99年租約

與出資參與可倫坡港口計畫，都是運用海軍展示在印度洋後院「借力使力」的例證。²⁹目前，斯里蘭卡積欠中共約70億美元（約新臺幣約2,310億元）的商業與雙邊債務，導致這個島國金融狀況陷入挑戰，該國遂於2022年4月宣布無法履行對「中」債務；然而，中共近期同意該國重組債務，加上從「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獲得第二筆3.34億美元（約新臺幣約110.22億元）的紓困資金，都有助改善現況。「中」方除對斯里蘭卡形成影響外，潛在反應亦可能重塑印度洋的地緣政治現實，由共軍對可倫坡與漢班托塔等港口日增的訪問行程，反映北京對可倫坡的經濟控制，這可能使斯國在處理地緣政治問題時，偏離印度帶來的影響。

四、2022年時，可倫坡與北京的權力「不對稱」關係清晰可見，即使印度政府不斷強烈反對，一艘「中」方間諜船仍被允許進入漢班托塔港靠泊。由於中共拒絕斯里蘭卡外交部推遲「中」方船舶港口訪問的說法，宣稱顯然他國政府對可倫坡當局施壓；³⁰隨後，該國就宣布允許該船泊靠，這說明中共如何迫使小國與北京的戰

略利益保持一致。整體而論，「中」方接近南亞與非洲弱國的態度，反映其在印度洋的長期戰略渴望，這也成為中共解決海外經濟目標的一個方法。

伍、馬漢與柯白：中共「印度洋戰略」的混合解讀

一、「中」方除將馬漢視為重塑其海軍戰略的重要戰略家外，對海軍歷史學家柯白的著作亦感興趣。畢竟兩人的觀點存有共通之處，如認同基於戰略與商業利益，需對重要航道進行控制；然而，柯白對馬漢單純強調對敵建立完全海上優勢並不認同，具體而言，他拒絕接受馬漢強調透過海上決定性會戰殲滅敵人的觀點。不同於馬漢透過殲滅取得重大戰略結果的觀點，柯白主張透過封鎖、商業襲擊或本土防禦，建立暫時海洋控制的重要性。

二、美國學者萊瑟姆(Andrew Latham)指出，對柯白而言，如同克勞塞維茨般，「政治優先」係戰爭最重要的原則(the primacy of politics in war)。柯白認為，海洋戰略源自於國家特殊的政治目標、目的和限制；³¹在萊瑟姆的分析中，中共發現數個具說服力的理由，將馬漢與柯白

註29：Punsara Amarasinghe, "Thucydidean Reality in Sri Lanka," New Zealand International Review 48, no.1(2023): pp.10-11, <https://search.informit.org/>，檢索日期：2025年3月14日。

註30：Mandeep Singh, "Chinese spy ship cause concern in India," Indo-Pacific Defense Forum, 26 December 2022, <https://ipdefenseforum.com/>，檢索日期：2025年3月14日。

註31：Andrew Latham, "Mahan, Corbett and China's Maritime Grand Strategy," The Diplomat, 24 August 2020, <https://thediplomat.com/>，檢索日期：2025年3月14日。



圖六：「第四島鏈」與「第五島鏈」示意圖

資料來源：參考Wilson VornDICK, "China's Reach Has Grown; So Should the Island Chain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ctober 22, 2018, <https://amti.csis.org/chinas-reach-grown-island-chains/>，檢索日期：2025年3月14日，由作者彙整製圖。

的觀點納入，用以形塑其海軍戰略。驅動中共海洋聚焦的因素中，一個重要催化劑係從本土防禦移轉至爭議領土的主權聲索，此戰略被稱為「離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主要包括三項重要原則。

(一)首先，必須對中共的陸地和濱海水域提供保護，包括確保整個南海「九段線」的完整、對東海特定島嶼的主權聲索，以及最終對臺灣海峽的控制。

(二)其次，「離岸平衡」原則強調將中共的影響力擴大至越南到泰國的周邊區域。

(三)最後也重要的是，中共應將其島

鏈戰術擴展至「第五島鏈」，用以建立「權力平衡」防止美國霸權擴張。「第四、第五島鏈」包括斯里蘭卡、巴基斯坦瓜達爾與非洲之角的吉布地(如圖六)，這些國家對中共崛起並成為印度洋重要參與者都傾向支持。這些行動也凸顯中共形塑海洋優勢及在攸關國家利益區域建立影響力的野心。

三、除受到馬漢學說影響外，柯白的見解也成為形塑中共海軍戰略的重要工具，柯白思想體系主要原則係在海權與陸權間尋求平衡，這與馬漢單獨強調海上優勢可謂「南轅北轍」。就柯白觀點言，海軍

與陸軍應協調進行聯合作戰，他將這個概念稱為「海洋戰略」，與馬漢的「海軍中心」(naval-centric)觀點截然不同。³²中共強化其在「第四與第五島鏈」的持續海軍展示，且無懼地挑戰美國在印度洋的海上優勢；而吉布地的軍事設施、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巴基斯坦瓜達爾港的取得，以及在緬甸孟加拉灣的科科群島(Coco Island)³³建立軍事監視設施，都顯示印度洋的地緣政治已向有利中共方向來轉變。

四、柯白強調控制海上交通線的海洋戰略，具體體現在中共「一帶一路」倡議對海線交通戰略性利用的思維。斯里蘭卡可倫坡港口城市的建設與在科科群島建立監視設施，展現其平衡陸上與海上力量的睿智。科白也明確地指出，海戰的目標是控制海上交通線，為建立有效控制須擁有數量眾多專門用於追擊的船舶；然而，控制的行使與制海的程度是成比例的。換言之，必須防止敵人對其控制造成不必要的干擾，這種抗力與行使控制程度成反比；更確切地說，當我方船舶數量更多與更具戰力，可對敵人商業與運輸形成嚴重傷害，敵軍戰力將會因此大大減損。³⁴中共當前在「第四與第五島鏈」將海軍與陸地展示結合的精明戰略，係有利其積極涉入印

度洋的一項關鍵性因素；這些例子都顯示柯白的戰略原則已成功地整合至中共海軍的戰略思維之中。

陸、中共的威脅認知

一、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者艾利森·葛拉漢(Alison Graham)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概念正被廣為流傳，他認為當一個新興強權挑戰既有霸權時，戰爭將無可避免地會發生。2012年，他用此概念闡明美、「中」之間日益緊張的關係；2017年，在其著作《走向戰爭》(Destined for War)中，他對此概念做了更詳盡陳述，他認為當新興強權對既有強權形成「取而代之」威脅時，這種結構性壓力最終會導致兩造發生激烈衝突，「修昔底德陷阱」遂成為一個必然結局。³⁵

二、中共戰略思想的發展走向，很大程度地受到北京當局日增的威脅認知影響，尤以對西方的懷疑為然。若要理解此一觀點，必須對西方加諸中國的歷史屈辱有所認識。對中共抗拒不願徹底接受「國際法」的情況，美國學者魯斯克拉(Teemu Ruskola)指出，這可能源自中國人對19世紀西方列強強加在中國「不平等條約」記

註32：John J. Klein, "Corbett in Orbit: A Maritime Model for Strategic Space Theory,"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57, no.1(2004), p.90, <https://digital-comons.usnwc.edu/>，檢索日期：2025年3月14日。

註33：科科群島是緬甸南部一群島，西為孟加拉灣，東為安達曼海，南隔科科海峽與印度屬下的安達曼群島相望。

註34：同註6，頁103。

註35：Alison Graham,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n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Trap?(New York: Mifflin Harcourt, 2017)。

憶形成的集體回憶。³⁶2021年，在中共於南海舉行軍演後，西方國家斷然拒絕「中」方對南海的主張聲索，進一步加劇了彼此緊張關係。中共對南海的歷史權利上溯至西元前兩世紀的漢朝時期，西方學者則認為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下，中共的南海主權聲索缺乏合法性；中共也將美國在南海進行中的海軍活動視為挑釁行為，而這些行動都強化了中共的威脅認知，最終鞏固其海軍戰略。

柒、結論

顯然地，美國與其盟邦對中共「印度洋戰略」的快速發展不會視而不見，這促使華府設計各種「反制戰略」(counter-strategies)用以嚇阻中共海軍軍力擴張。「四邊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uad)與「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關係」(Australia-United Kingdom-United States, AUKUS)等合作機制均在向「中」方傳達訊息，表明其在印度洋尋求海軍優勢不可能毫無挑戰；³⁷然而，中共決心強化在印度洋海軍能力的舉措，已對美國及其盟邦在此區域的利益形成嚴

重挑戰。儘管如此，由於中共在印度洋缺乏強大空中展示，正如澳洲分析師布魯斯特(David Brewster)所言，這種戰略限制與前蘇聯當時面對的挑戰相埒。³⁸

即令如此，中共堅定地在印度洋進行強大的展示，並置重點於擴大航艦作戰兵力；尤其近年來，「中」共海軍翻修與發展航艦、核潛艦的舉措，凸顯其日增的海軍軍力。儘管中共可能無法完全控制印度洋，但在其「戰略途徑」(Strategic Approach)深受馬漢與柯白的影響下，中共得以跳脫西方加諸其身的各項限制。總而言之，中共雖然可能無法取得絕對海洋控制，惟對美國及其在印度洋的盟邦仍具可信度的嚇阻能力。本文運用馬漢與柯白的戰略原則進行分析，證明兩人的洞見對中共海軍戰略的形塑具有深遠影響。

捌、譯後語

長期以來，印度洋都不是中共戰略學者關注的重要水域；然而，隨著中共經濟快速發展，特別是高度仰賴中東原油進口後，印度洋在中共國家安全的重要性，立即獲得大幅提升。為能有效應對原油進口面對的高度脆弱性，共軍必須發展一套周密可行的戰略，用以確保本土至中東原油

註36：Teemu Ruskola, *Legal Orientalis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11-12, <https://www.jstor.org/>，檢索日期：2025年3月14日。

註37：Punsara Amarasinghe, "AUKUS: Another Balance of Power Tango," *New Zealand International Review* 46, no.6(November-December 2021): 11-12, <https://search.informit.org/>，檢索日期：2025年3月14日。

註38：David Brewster, "Cold War offers clues about China's plan for the Indian Ocean," *The Strategist*, 25 August 2022, <https://www.aspiratristegist.org.au/cold-war-offers-clues-about-chinas-plans-for-the-indian-ocean/>，檢索日期：2025年3月14日。

產地間的海上運輸安全；在這種情況下，中共海軍將馬漢建立海權、追求國家繁榮的概念，配合柯白平衡陸上與海上力量的睿智，用以形塑其「印度洋戰略」，同時強化在「第四與第五島鏈」的持續性海軍兵力展示。

此外，中共內部呼籲建立「兩洋艦隊」的情緒日益地高漲，隨著中共航艦兵力相繼服勤，這項政策建議極可能在未來落實為實際的政策。中共強化在印度洋的海軍展示與作戰能力，已對美國及其盟邦在此區域的利益形成挑戰，美國亦規劃反制戰略用以嚇阻北京政府的軍事冒進。咸信在可預見未來，美、「中」兩國在印度洋的海權競爭將會越演越烈，此種結構性壓力最終可能導致兩造間發生衝突。對我國而言，由於大部分的原油均需自中東地區輸入，當中共海軍在印度洋水域站穩腳步後，連帶將使我國重要能源航道暴露在其打擊範圍之內，此種局勢發展殊值政府高度關切，並提早採取因應作為。 ㄚ

作者簡介：

古納拉特納(Rohan Gunaratna)先生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安全研究教授，亦是星國政治暴力與恐怖主義國際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errorism Research)的創建者。他曾擔任美國「西點軍校」打擊恐怖主義中心(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與佛萊契爾法律暨外交學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的資深研究員，並曾受邀至「911委員會」對「蓋達組織」(al-Qaeda)體系作證。

阿馬拉辛赫(Punsara Amarasinghe)博士係「斯里蘭卡國防大學」(General Sir John Kotelawala Defence University)法學院國際法系講座，其於2018年與2022年分別於俄羅斯與義大利取得碩士、博士學位，並於歐美多個國家智庫擔任訪問學者。

譯者簡介：

翟文中先生，退役海軍上校，海軍軍官學校74年班，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85年班。曾任國防部參謀本部情報參謀次長室、國防部戰略規劃司、國防部整合評估司與國家安全會議，並擔任美國能源部Sandia國家實驗室訪問學者，現服務於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

